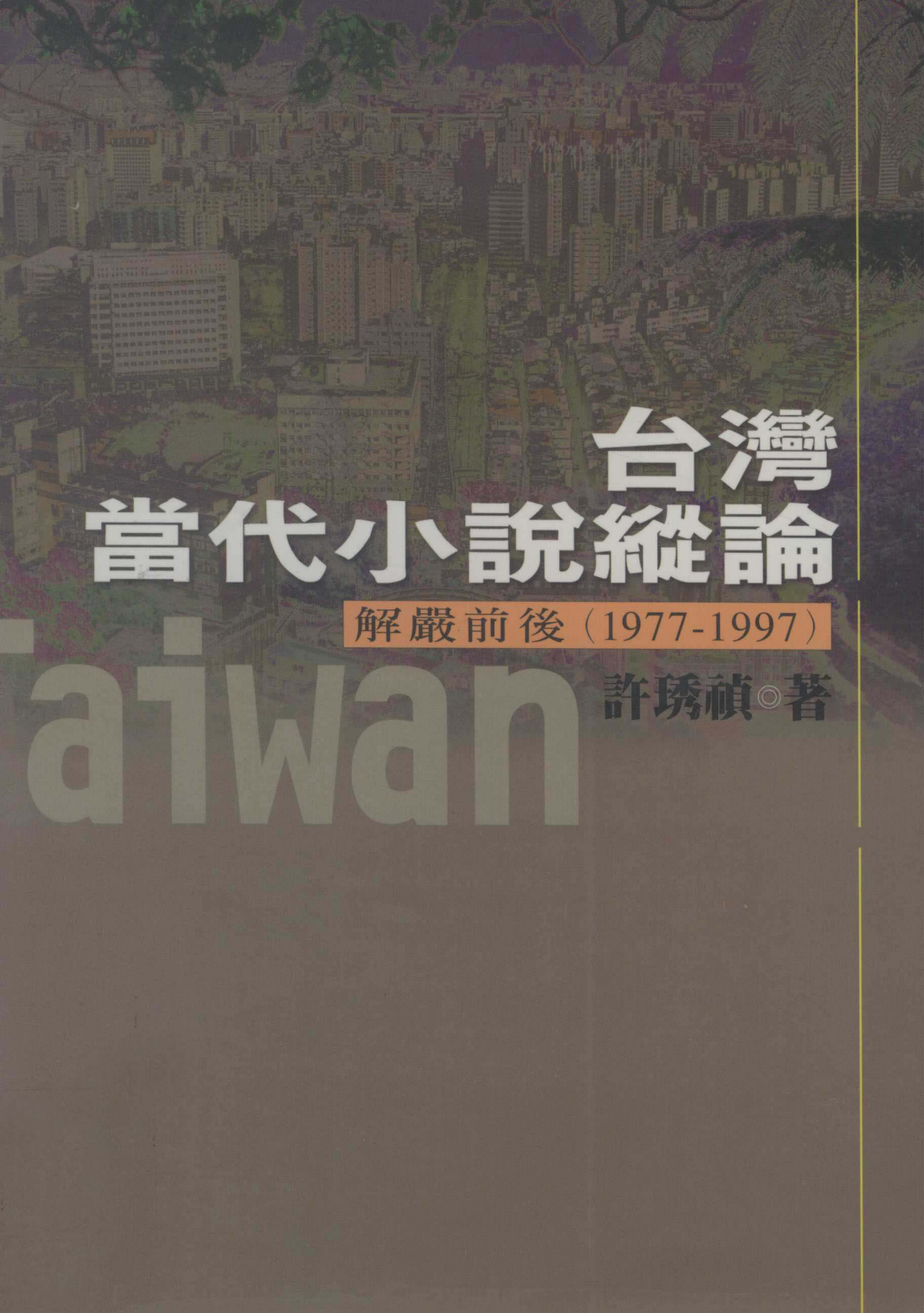




台灣 當代小說縱論

解嚴前後 (1977-1997)

許琇禎◎著

taiwan

台灣當代小說縱論

解嚴前後（1977～1997）

許琇禎 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1XL4

台灣當代小說縱論：解嚴前後（1977-1997）

作者／許瑋禎（238.1）

封面設計／翁國鈞

責任編輯／陳佩玉

出版者／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 0598 號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 106
和平東路二段 339 號 4 樓

電話：(02)27055066 (代表號)

傳真：(02)27066100

劃撥：0106895-3

網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發行人／楊榮川

門市／五南文化廣場

總店：台中市中區 400 中山路 2 號

電話：(04)2260330

台北師大店：台北市師大路 129 號 B1

電話：(02)23684985

沙鹿店：台中縣沙鹿鎮 433 中正街 77 號

電話：(04)6631635

逢甲店：台中市西屯區 407 逢甲路 218 號

電話：(04)2555800

高雄一店：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290 號

電話：(07)2351960

高雄二店：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 42 號

電話：(07)2265968

排版／五南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欣緯照相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容大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裝訂／一絃裝訂行

中華民國 90 年 5 月初版一刷

ISBN 957-11-2459-1

基本定價 7.4 元

(如有缺頁或倒裝，本公司負責換新)

~~~~~ 自 序 ~~~~~

1

天空和海洋的遼闊，是個從無人質疑的真理。但是關於「遼闊」，事實和想像的距離就有了爭議。

這隻寄居蟹住在海邊，他是隻會思考的寄居蟹，而且特別的是，他思索「遼闊」這個問題。對寄居蟹來說，「遼闊」其實是個完全不需要存在的概念。他們最重視的事，是理解生活中可以掌握和承擔的部分，並且迅速作出背負或丟棄的決定，以確保終生平衡無虞。至於那些所謂巨大、無窮或是遼闊的東西，不但與生活毫無關聯，而且就寄居蟹的微觀立場來說，也實在無法丈量。

不過願意思考畢竟是一種突破，總是能夠得到些什麼才對。

果然，思考形成了知識。要解決「遼闊」這個問題，得先找到適當的度量衡才行。這隻寄居蟹經由長期的觀察和統計，總算有了收穫。他將每隻寄居蟹（必須背著家的才算）於每次湧浪退盡之前所行走的距離訂為「一進」；同一時間內，因方向錯誤，導致回到原點或只在原地打轉的距離叫作「一退」；並且把那些還在為找家而盲目奔走的部分排除。因為他發現，任何盲目的奔走，無論耗時多久都不具有進退的功能。所以他有權相信，這將是族群滅絕的最大隱憂。當然，訂定這樣的標準有相當的籠統性，而且常有似進非進、似退非退等外於衡量標準的情形發生。不過有標準總比沒有要方便多了。他開始測量沙灘上的岩石、水窪，甚至花了十個潮汐，量出了沙灘的範圍。這些數據使他建立了一項偉大的理論，即：一

隻寄居蟹一生的活動範圍，不可以逾越「萬進」之數，若是走入萬進以外的地區，其危險是高於沒有家的屏障的。縝密的思考，使「萬進」這個極限進而成為「遼闊」的定義。遼闊從此不但有了真正的範圍，而且具備了危險的暗示。

許多日子過去了。萬進理論因一些寄居蟹的失蹤或死亡而得到證實。大家開始謹慎的學習進退，並恪守萬進以內才能遼闊的戒律。信仰創造了權威。這隻思考的寄居蟹得到應有的尊崇，大家則得到安全，世界沒有比這還公平的了。

思考果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別忘了，好事往往不能恆遠。

族群的危機來自內部，尤其是那些新生代。這一天，一隻才換了一次殼的傢伙，出現在思考者的沙堆附近。思考者正陷於沙灘到雲端需要多少遼闊的思考困境中。「明明早上量的時候是五，現在又成了七，一定得找個平均數才行。」尋求真理的決心，使他的臉因專注而無比凝重。要不是這個年輕小伙子太離譜，老實說，思考者是無暇一顧的。

你看，這年輕人做了什麼！他把家放在沙堆上，一個人東跑西走，還一副快樂無比的樣子。要注意，他，竟然沒把保命的家背在身上。

「你這個傢伙不要命了嗎？」思考者幾乎是咆哮著說。

「你沒看見我正活得極好嗎！」年輕人有些不屑的回應了一句。

「把身體暴露在毫無遮蔽的空間裡，你知道會招致多少危險？」

「我們換殼的時候不也要面對這種危險？更何況即使背著家，

也免除不了被尖嘴鳥吃掉的可能。」

「你不應該因為危機永遠存在，就漠視保護措施的必須。」

「我並沒有漠視，我只是覺得不應該為了持續這種保護，反而造成負擔。」

「你說負擔是什麼意思？」

「我們為了得到家的保護，走不遠、跑不快，連自由都失去了，這難道不是負擔嗎？」

「我不同意你的說法。每個人的家，是由他的需要和能力決定的。除非他高估自己或貪得無厭，否則是不會形成負擔的。更何況家跟著人走，怎麼會不自由。」

「一定要背著，就是不自由。而且背著殼就不可能到岩縫裡看看，這也是不自由。」年輕人振振有詞地說。

「你必須知道：沒有任何一件事不需要付出代價。為什麼一定要到岩縫裡去呢？就算進得了岩縫，也還存在著許多不能去的地方。」

「我不能只是為了好奇而去岩縫看看嗎？難道任何事都得有目的才行？」

「如果沒有危險的話，好奇是無妨的。否則你就應該先權衡得失。」

「沒人去過，怎麼知道危不危險？怎麼權衡？」

「未知和超過經驗範疇的東西，都是危險的。這就如萬進以外的地區是危險的道理一樣，無庸置疑。」

思考者的理論權威，使思考者相信他即將徹底擊垮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而微微地露出笑意。

「事實上，我到過萬進以外的地方去。」

「一定是你在計算進退時發生錯誤。不可能有人超越萬進還能夠活著回來。」

思考者的臉色現在除了驚訝外，多了一層忿忿的緋紅。

「不會錯。我們一大群人一起去的。有的人步子大、有的步子小，不過全都超過了萬進，而且爬上了那些灰白的水泥地。順便告訴你，在水泥地上跑，要比沙堆上容易多了。」

「你們如果不是走錯方向就是運氣好，要知道我的理論是經過證實的。何況就算水泥地上可以跑得更快，你們也找不到食物，所以我才說那裡危險。」

「沒有食物的危險固然存在，但是那裡長嘴鳥幾乎不去，這不比這兒安全多了！而且你說我們方向不對實在太荒謬了。難道你見過只走一定方向的寄居蟹嗎？」

思考者有點絕望了，當新生代不再懂得自我保護，而試圖盲目地挑戰危險時，這個族群能不快速滅絕嗎？雖然能力有限，他還是想做點努力。

「我問你，你現在的生活形態難道不是得自於族群的特性和先人的經驗嗎？你根本無法推翻這些。」

「推翻是不可能，但是有些創造和改變倒是沒什麼不可以。」

「是嗎？你何不舉些例子。」

「就好比我把家放在那兒，自己光著身子四處跑，既可以休息、又能到岩縫裡看看。就算遇著危險，也來得及跑回家。」

「可見你還是需要家的。而且你忽略了一點：當家只在定點時，你就被它牽制了。」

「我沒說不需要家，我只是不覺得『時時』需要罷了。不過你說我把家放定了，就開始被它牽制，倒有些道理。你先別得意，如

果我為自己帶來牽制是一種不合理，你用萬進來測定遼闊不也一樣嗎？」

天下最難的事，莫過於挑戰既有的真理。不過這個小伙子有勇氣、有慧根，這使得思考者有些動搖了。

「看樣子你有更好的辦法。你倒說說，不用萬進要用什麼？」

「我認為去測量遼闊根本就是無意義的。因為只有與生活有關的東西才需要測量。」

「遼闊與生活無關嗎？」

「對，遼闊與生命有關，但是與生活無關。就像好奇與生命有關，而危險只屬於生活。」

思考者想反駁，卻說不出什麼。只好勉強的作了結論：

「沒有生活是不能證明生命存在的。你以後一定會懂。」

這天的夕陽雖然還是和往常一樣紅豔，但是沙灘變得有些不一樣了。

思考終究只會帶來苦惱和挫折，還是讓事實來說話吧！

為了開發真理，思考者離開了長住的沙堆，背著家，這次他打算以親身經歷來建立新的理論。漫長的路途中，他偶爾也會放下家，光著身子跑一跑。老實說，那種完全伸展的滋味，還真是蜷曲在屋裡所無法體會的。年輕人雖然錯處不少，但是必須承認他們有創造享樂的天份。

大概過了兩天吧！思考者在接近萬進的地方，見到了一個熟悉的殼。錯不了，就是那個年輕人的。殼裡堆滿了沙，依經驗判斷，顯然已許久無人居住了。「他應該還沒長大到需要換殼的時候。難道……」。看來冒險終究不宜。思考者立刻決定返回沙堆，而且除非萬不得已，終生不再離開他的殼。

天空和海洋的遼闊依舊，甚至更遼闊了，當思考者因記錄別人的經驗而成為大師，並仍然享有尊榮時，海灘的另一邊，那個被認為早已死掉的年輕人，正把他嶄新的花殼端放在岩石上。這次他發現衝浪要比岩縫有趣多了。你如果還想追究他把舊殼丟掉的原因？他會這樣告訴你：為什麼不能有另一種適合呢？！

2

這世界有許多湖，有的大、有的小，奇形怪狀、深淺不一。她們分佈於各地，無論有沒有人需要。但是對於沙漠裡的這面湖來說，她的存在顯然是一種荒謬。這裡是戈壁，舉目所及之外的數千公里內——沒有水，而這座僅有的湖卻是苦的，因為有毒，也沒有任何生命。

很少有人會去想一面湖的好壞，更何況她壓根就沒被人見過。這面湖因此維持了她自己的評價——深度的美、圓融的心。然而自我向來與孤獨同義，尤其當風告訴她那些為人所拍照、研究、談論、描繪的湖時，她總忍不住要想：「在人們口中的我會是什麼樣子呢？」她其實並不確定自己是否需要人們的眼光，她並不是因為寂寞而渴望被認同。就生活來說，光是風和雲的打擾就已經使她應接不暇，更何況時間與氣候正不斷地改變她，要弄清楚自己可不容易，所以「有沒有人知道」根本就不是問題。於是，她這麼告訴自己：「我不過是因為好奇，才有這個可有可無的希望。」

你也許會認為上帝總是眷顧欲望少的人，不過這個道理卻沒應驗在這面湖的身上。這一天，一張紙被風吹進湖裡，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字，寫著：

本報訊：安地斯山山腳下一戶沈姓的農夫於日前拾獲一九腳怪

貓。此貓色澤鮮豔，完全不是貓的毛澤，眼珠渾黑，不因光線而變化，大耳，翻唇。這隻貓的出現，立刻引起當地的騷動。以下是記者的訪談：首先，是農夫的妻子，她說：「我一見這隻貓，就知道牠一定是一隻與眾不同的母貓，那嘴唇簡直性感極了。」其次，是農夫兩歲大的兒子說：「我媽說牠是一隻獨特的貓，那牠就是。」農夫本人則說：「沒有人發現牠，只有『我』，就是我，發現了。」農夫的左鄰以非常不屑的口吻說：「我早在生物圖鑑看過了，這根本不是貓，是九角獸，那是角不是腳。」右鄰的江先生只是直搖頭，他嘆口氣說：「牠是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牠奇怪，奇怪必然帶來災禍。」

由於眾人對怪貓之認知與評論分歧，所以記者就近採訪了已經趕到現場的幾位生物學家們，以下是他們所作的評論：

評論一：此物之耳屬於豬科，眼睛為狗屬，毛紋為馬種。

評論二：刪除耳、刪除眼、刪除毛，牠是貓。

評論三：這是突變，基因受環境污染而產生變化，人類要引以為鑑。

評論四：這是雜交，經歷四代與異種雜交下的產物，是新品種，要命名。

評論五：我認為農夫造假，這隻動物動過整型手術，真相已無從判斷。

評論六：牠根本就是機器造的。

紙上的文字到此結束。湖想：「發現是不錯的，牠至少受到關注。」

第二天，一隻發瘋的蝴蝶飛來，喝了一口水，然後死在湖面上。翅膀完全張開，隨波晃動。湖從水面下望上去，她發現：「陽

光從來無法穿透死掉的翅膀。」

第三天，下雨，沙子全流進湖裡。她的苦味愈來愈淡，然後她被填滿，成了沙漠。

十天後，世界地理探勘隊在這塊沙漠上豎立了石碑，上面詳載他們對此地探勘的結果：

發現日期：九九年四月一日

沙質狀況：細緻，飽滿，含水，完全不像沙漠的沙。

成分分析：金屬性礦物質、有生物 DNA 反應。

結論：這片沙漠是地殼變動後從海中浮出，水質傾向微鹼，有生物賴以存活。另發現遠古化石結晶，狀似蝴蝶，兩棲類，當是蝴蝶之遠祖。

變成沙的湖看完告示後說：「發現本身真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民國九十年三月十七日于宿夢齋

~~~~~ 目 錄 ~~~~~

自 序

第 1 章 緒 論

第 2 章 歷史與時代

- 歷史的斷裂與想像……………008
- 人道主義的興起與衰微……………016
- 敘事語言的多元移轉……………026

第 3 章 台灣當代文藝思潮

- 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037
- 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046
- 後殖民主義與女性主義……………058

第 4 章 台灣當代小說之創作意識

- 自我意識……………075
- 性別意識……………084
- 族群意識……………092

□消費意識·····	100
------------	-----

第5章 台灣當代小說之主題

□都市與鄉土·····	107
□政治與歷史·····	118
□心理與科幻·····	125

第6章 台灣當代小說之敘事

□敘事主體·····	143
□敘事結構·····	152
□敘事語言（話語）·····	170

第7章 台灣當代小說家及文本（上）

□施叔青《香港三部曲》·····	184
□李昂《迷園》·····	193
□朱天文《荒人手記》·····	204
□朱天心《古都》·····	212
□邱妙津《鬼的狂歡》《寂寞的群眾》·····	220

第8章 台灣當代小說家及文本（下）

□東年《失蹤的太平洋三號》·····	229
□黃凡《反對者》·····	238

□張大春《小說稗類·卷一》·····	248
□吳繼文《世紀末少年愛讀本》《天河撩亂》·····	264

第9章 結 論

——一個美學問題的討論



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在《一九八四》裡描述了
這樣一個時代的真理：

戰爭即和平
自由即奴隸
無知即力量¹

無論是宗教的規約還是政治的制度，禁制都是神話的開端也是神話
的主要內涵。而神話，這個引人企慕讓人恐懼的世界，總在權力的
宰制裡顯現它自身——它身為神的無上權力。通過神話的建構而生
活在神話裡，人們以順從為道德、以奴隸為自由、以無知為智慧，
於是，拉格維斯特（Pär F. Lagerkvist, 1885~1970）說：那背負著原
罪遠離伊甸園的亞當夏娃死去之後，他們的後代終於決定以人之

~~~~~

<sup>1</sup> 歐威爾《一九八四》（台北，志文出版社，1991年），頁17。

名，「佔有這個世界」<sup>2</sup>。

在意識到話語與權力的關係之前，政治權力被視為一種政治的組織和結構，包裝在民主與極權兩種型態之中，無論是以群眾意志來掩飾壓制著個體的權力意識，還是以群體的利益來裝飾拓展著個人的權力範圍，政治權力都是以群體為對象。因此，作為政治表徵的諸多禁制，始終凌駕著各種創造性的人類活動。那是一種試圖消弭個體差異的思考，是一個宰制個體的手段。於是，在自覺的或習慣忽略的政治生活裡，這個由人類一手建立的神話世界，遂親密的猶如生命之本然，也陌生的如上帝之遙遠。政治通過與宗教的結盟，為它自己取得了神話的合理地位，於是活在外於自身又由自身所生產的政治緊箍咒裡的人類，遂以遺忘自身以求取與緊箍咒融為一體，高舉著信仰的雙手，匍匐在無知的聖經之下。魯迅曾說：「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壓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慾望。」<sup>3</sup> 政治對時代人心的影響，顯然具有極大的決定性。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由警備總部所宣佈的全台灣戒嚴令，可以說是台灣在回歸中國之後，另一個通過政治禁制的神話起點。戒嚴令的發佈並不只是一個制度或禁忌的遂行，一如所有的規約，它來自於複雜的思維傾向和權力需求，它同時也生產著一種制式的話語與觀點。但話語本身既然是統一又隨時代情境而變化的，那麼就沒有一種制式的話語觀念能不被它自身所生產的相對觀點所衝撞。於是，在戒嚴圖騰的四十年歲月裡，圖騰本身也面臨了自身的矛盾與轉變，是以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的解嚴令發佈，固然在知識上解除了戒嚴的神話，但實際上，沒有一種政治的或宗教的神話，會因圖騰的消失而滅絕。在戒嚴與解嚴所標示的兩端，從來就

<sup>2</sup> 拉格維斯特〈人的神話〉《侏儒》（台北，志文出版社，1974年），頁11-17。

<sup>3</sup> 魯迅〈暴君的臣民〉《魯迅全集·熱風》（中國，人民文學出版，1981年），頁366。

不是起點和終點，它們提供一種過程，各自作為理念信仰的符碼，並不真的帶來了它所期待之意義的開始或完成，而是在符號的相對性中，流轉著人們對政治權力更多的想像與失落。

因此，試圖以戒嚴或解嚴的時間來完全劃分或統合任何文化的、社會的結構轉折，顯然是徒勞無功的。然而，解嚴作為一個新神話的想像可能，確實對個體的自由渴望形成魅惑。然一如「自由」與「禁制」的同樣奠基於神話，解嚴用以打破禁制的仍然是一種禁制的替換，由一元而多元，解嚴提供了神話的個體想像，遠比戒嚴一統的神話模式要「自由」的多，也更難以歸類。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解嚴又不全然是無意義的。

如果戒嚴與解嚴意味著一種或數種政治權力的變化過程，那麼在流轉的兩端，究竟呈現出何種對世界的認知與想像呢？世界觀既關乎個體與世界、人類與自然、真實與夢想關係的建構，它同時也描述呈現它自身。是以，解嚴這個充滿著政治意味的符碼，至少表徵了一種主流世界觀的顛峰與隱退，它是戒嚴最後十年，七〇年代天賦人權理念幾近完成的頂點，也是九〇年代世界觀分崩離析的探索與迷途。它的神話性，正在於它以為已經顛覆的，其實因而凸顯頑抗，而它以為可以建立的，其實曖昧難明，這個符碼與圖騰引發了諸多對文化藝術、社會制度、意識型態的認識與想像。

於是，一九七七至一九九七年的時間意識並不標舉一種歷史的意義序列，它是一個意識與感知的空間維度，為時代這個抽象指稱提供了被建構和描述的可能。

所謂「文變染於世情，興廢繫乎時序」<sup>4</sup> 八〇與九〇年代的台灣當代小說，就在解嚴的空間維度裡，描述並建構著世界的樣貌。它一方面隱括了各種世界觀的衝擊，另一方面則又在政治、經濟、

~~~~~  
⁴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王師更生註譯《文心雕龍讀本》下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頁273。